



集異記

唐宋亦說精選

汪辟疆編

神州國光社



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

本書輯錄 汪 辟 疆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五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實價

集 異 記

目 次

集異記	一
王渙之	一一
甘澤謠	一五
傳奇	二九
三水小牘	四九
遊仙窟	六五

集異記

薛用弱撰

按集異記三卷，唐薛用弱撰。唐志著錄人子部小說家類。宋志同，但作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集異記二卷。六一唐薛用弱撰集唐問語異奇詭之事。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乃氏文獻通考同。據此，則薛氏此書，固盛傳於唐宋之間，惟卷帙互異耳。清四庫全書總目收集異記一卷，稱：『記凡十六條，首載徐佐卿事，與晁志同。』（見總目 百四十二）然考明顧元慶文房小說重鐫宋本集異記：卷亦只十六條，首載徐佐卿化鶴事，與四庫著錄一卷本正合。則是薛氏此書唐宋以來，雖有卷帙多寡之殊，其原書固無損也。唐志稱：『薛用弱，字中勝，長慶吳州刺史。』唐本，皇甫枚三水小牘：『薛用弱於太和初，自儀曹出守弋陽，爲政

嚴而不殘。其生平階行事，可考者只此。是薛氏於長慶太和之間，亦嘗徊翔中外，固以文士而兼良吏者也。此書雖為小說家言，然唐宋以來，其所以流傳不廢者，實以文辭雅飾，搜奇述異，雋永可觀。其中如徐佐卿蔡少霞王右丞王渙之諸條，詞人援引，遂成典實。固唐人小說中之魁壘也。太平廣記採入頗多，惟字句時有刪削，已非其舊。至明清通行之本，如五朝小說唐人說皆之類，譌誤益多。今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摘出五條，俾窺一斑。顧本闕誤，則用廣記補校，而仍分注於各條之下云。

徐佐卿

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高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杪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廓第一院，尤爲幽絕。

每有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皆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且佳景，因過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觀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官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射之日也。佐卿蓋中箭，抵額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觀，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按太平廣記三十六引此文，下注出廣德神異錄，不云出集異記。此據明顧元慶文房小說校錄。顧氏以宋本重刊，其書與宋晁公武讀書志所稱首載徐佐卿化鶴事合，知仍是宋時舊本也。

蔡少霞

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編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潁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尙。於一日，溪獨行，忽得夫藤，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揭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廓處。碧天虛曠，瑞日旼臙，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王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歷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疊爭視，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疑神竊官，頓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

云：蒼止溪初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鏡，源澤東濛。新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瓊盤礎，鏤檀映素。璧丸麟芝，塔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窈。騎煇迤微，昌明捧闥。珠樹規連，玉泉知洩。靈籙以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梅使闕。白神守護，眞班列。仙翁詔駕，道師沐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克臻，流鈴間發。人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譜律，鶴舞會節。三變玄玄，九成絳闕。易瓊虛語，至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輶，促之，急遂而返，解然遽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交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乍也知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聞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造九廟，凡和木，已云物故。

按太平廣記五十五引此文，注出集異記，惟字句互有異同。其尤顯然者，則廣記本於銘辭本段，至初浪說句下，闕十八字，篇末「爲立傳焉」句下，又闕二十

二字，「固知其不安矣」句下，又闕十五字。廣記嘗刪節偽文，惟「童初浪說」句下銘詞，語意未完，似不可節。是脫漏而非刪節也。本篇據文房小說校錄，較廣記本爲勝。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三，東坡羅浮詩一條，稱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盡歸去，琴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梵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浮東澗，新宮宏宏，崇軒轅轡。」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滄，綸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井閣吏蔡少霞。」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述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卿之文，嚴平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也。」云云。容齋訂正坡公自注之誤，與其評品之言，可謂確切。此銘在唐人小說中，自屬奇作，後人摹擬，汗流莫及。容齋亦嘗作廣州三清

殿碑銘詩，凡四十句，刻意效製，當爲宋人高手。然細加把玩，而韻脚近，精警則遜。容齋已自有讀者或許之，終不能近之語，則杜公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也。今錄存於下，俾便參看。

宋洪邁廣州三清殿碑銘曰：天池北隄，越嶺東麓。銀宮旗旗，瑤殿轟轟。陸納九窗，閔披四日。橋角儲清，簷才袤緜。雕闥紺闕，鏤楹煇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辟穉。寶帳流黃，混懸彩綠。翠鳳十旗，紫霓湖海。月伯板登，仙翁立位。昌明侍几，眉連捧。蘇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喬雲散綬。鈞籟虛徐，流鈴帳帟。亞初序澄，勾漏蓄福。嶽君有衡，海帝維儔。中邊呵護，時節朝宿。慶母淪威，唐妃謝毒。丹厓龍傲，赤子纓福。億齡聖壽，萬世永鑒。

王維

撰頤氏文房小說本校註

又據太平廣記校補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大爲歧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應舉，具其事言於歧王，仍求庇借。歧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書焉。子之舊詩清越者，所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爭。歧王謂曰：「子以文十，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僅奉命。」歧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遺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歧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講。」卽令張筵，語伶旅道。維妙年潔白，風姿不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歧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歧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卽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歧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

上乃曰：「何不遣其應舉？」歧上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矣。」公十曰：「何預兄事，本爲他人所託。」願謂雅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謝。公十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文房小說集異記本條止此）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舞也。人寶木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鄧度、張通等皆處賊庭。泊剋復，俱因於官。楊國忠宅，崔圓因召於私第，分書數牘。當時皆以圓勸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逆思精巧，頗絕其儕。後由此宰皆徙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資承相易血私第，即圓舊宅也。書尙在焉。維累爲給事中，賊且授以僞官。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尙書右丞。於監田置別業，留心經典焉。（據太平廣記補錄）

按此文據白氏文房小說集異記校錄。太平廣記一百七十九，亦一之，下注出集異記篇本。一果登第一句下，多出一百八十字，集異記所無。今據以校補。上維兩

唐書皆有傳。舊唐書一百九十下文苑傳唐書二百二文藝傳。維以開元九年進士擢第，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事。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天寶末，陷賊中。維服藥取痢，僞稱瘡病。祿山憐之，遣人迎詣洛陽，拘於普施寺，迫爲給事中。祿山宴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子弟，故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及賊平，囚陷賊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並見本傳。據此，則維之忠孝立身大節耿然。陷賊既無失節之事，進身安有夤緣之理。薛氏此文，或卽摭拾傳聞，不定根於事實。雖舊唐本傳亦有「昆仲官遊兩都，凡諸王駟馬，家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侍如師友」之語，亦不得指爲干進之證。此又誦習本文者所宜辨也。此事既傳於唐時，薛用弱又採之入集異記。其事遂傳於唐宋間，時人引用，幾成事實。明人王辰玉衡取其本事編爲鬱輪袍雜劇。又有自稱西湖居士者擴爲全本。

輪袍記。至清黃兆森亦有鬱輪袍雜劇，其中事實之顛倒，人名之變亂，清黃文暘作曲海提要，疏證已詳。治唐人小說及元明劇曲者，取而互參，當不難瞭然矣。

王渙之

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靡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買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登樓會譚。三詩人因遊席隈，映舞爐火以視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舍華照曳，都冶顏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誦，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附節而唱曰：「寒雨止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誦之曰：「開簾深露廳，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尼。」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誦曰：「奉

帝半明令殿開，強將四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塘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一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入下俚之詞耳，豈關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攬飲。三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發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按此事自見薛記，詩人引用，幾成習見。演爲劇本者，明鄭之文有旗亭記傳奇，見曲海目。清廣龍文有旗亭燕雜劇，見曲考。盧見曾有旗亭記傳奇，見曲海目。皆原本此文，而附會之者也。此事雖皆傳於唐時，恐不足信。胡應麟莊賦委談（筆叢卷四十）

一云：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渙之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爲可笑。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醜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又令適學詩後，則是龍標業爲閩下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一也。樂大鄭贖墓志第言昌齡渙之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渙之詩。三也。舉此一端，審他悉評妄可見。往嘗讀醉記，鬢輪袍，竊謂有承。至是大幸得此逗漏，爲一載詞場雪冤，不覺存三太白。自恨不呼右丞慶之。胡氏所言，雖未足以證明其評妄，然此事之不可信，昔人固嘗疑之矣。

韋宥

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水，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爲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櫂飲馬，而蘆枝有拂輒者，宥因閉按熟視，忽見和

係箏絃，周柳盧心宥，卽拔盧伸絃，其長倍，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實于懷，行次館，其家室皆已緝，舟人亭矣，宥故駢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盧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微，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緝，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騷搖動，妓乃人驚告衆來，說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臨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擊擡昇入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按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二引此文。

甘澤謠

袁郊撰

按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唐志著錄人子部小說家類。宋志同。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之乾，官至虢州刺史。又列傳（一百五十一）袁滋蔡州朗山人。（舊唐書作陳郡汝南人。）子郊，翰林學士。（舊唐書，郊作都，當誤。唐書世系表，別有都，字子美。）此郊官職之見於唐書而有異者也。唐詩紀事六十五袁郊咸通時爲祠部郎中。說郊收甘澤謠二條，撰人下注同。又與唐書異。然郊固懿宗咸通間人，且與溫庭筠酬倡庭筠有開成五年抱疾不得與計偕詩寄郊云「起足哲先路，窮交獨向隅。」是也。（唐詩紀事六十五）至甘澤謠命名之由，據隄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甘澤謠一卷，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故曰甘澤謠。」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

「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爾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則是此書命名，與成於咸通九年，於本書自序，並可考見者也。今本爲明人楊儀所傳，亦作九條，惟缺其自序一篇。毛晉據以刊入津逮秘書。四庫全書總目云：「周亮工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甘澤謠，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贗書中之重僞也。」今考書影所謂羽，卽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繪圖簿「明經爲魚」一條，稱晉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僞。又真樞散佚，中編成帙，亦不得謂之贗書也。四庫所辨如此。是本書於明時已由廣記中輯出，差復舊觀。而周亮工書影所稱先出之一本，不盡可信也。今細觀其書，雖小說家流，事涉幽渺，然亦有資考證，如杜公飲中八仙歌，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謂焦遂不見書傳。今郊書陶峴條，有布衣焦遂，天寶中爲長安

飲徒。錢謙益箋杜詩曾引之。則石林不見書傳之語，要亦未詳。至其文辭之胎宮，故想之超奇，使之馳逐於長劍皇甫校之間，正未策其後先也。今據明鈔本說郭及太平廣記二書，錄其尤異者數條，俾治唐小說者，得省覽焉。

陶峴

據明鈔本說郭校錄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然江湖，徧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官遊。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鬢，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好饌。飲客有前進十彥，深進十孟，空卿布衣，焦遂各當僕妾，共載而峴有女，衆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扣之曰：「某

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係方伯（廣記作水仙）之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七，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嘉其遠來，附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船峴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健，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寶也。」及迴棹，卜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灣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環劍，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嚙。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呪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逆旅之中，載於人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賞遊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復老吳郡也。」行次西寒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出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能高二丈許，而環劍當前。某引手將取，能輒怒。」呪曰：「汝與環劍，吾之二寶。今者既亡環

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河不得已，被髮大呼，日眦流血，窮命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河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涸，乃命週棹，因賦詩自敘，不復成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鷗翻楓葉夕陽動，鸞立盧根秋水鳴。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旂歌扇正相迎。』廣記無以下六十一字。孟彥深復游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詩文學，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曰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按太平廣記四百二十載此條，下注出甘澤謠。此據明鈔原本說郭校錄，字句與廣記互異，而說郭爲勝。如焦遂曰：『摩河所傷，得非陰靈爲怒乎？』句下廣記無「犀燭卜照，果爲所騷。」二句。詩末孟彥深以下六十一字，廣記亦闕。此其尤著者也。

圖觀

據太平廣記校錄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嘗天寶之際，以遊晏歌酒爲務。父憊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渝，頗招譏訕。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娥眉同訪道求樂。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雀達錦繡，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某者，是某此身之所躡。三載尙未媿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大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

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圖觀其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過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大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爲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知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貧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按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七載此條，注出甘澤謠。

懶殘

錄太平廣記校錄

懶殘者，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誦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人所攔，乃以十牛糜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無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甍而下，聲若雷。影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

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策，爲爾盡驅。」衆皆曰：「大有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蹙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按太平廣記九十六引此條，注出甘澤謠。

紅綾

續明鈔本說部校錄

紅綾，潯州節度使薛嵩青衣，善彈阮，又通經史，嵩遣掌其履衣，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綾謂高曰：「羯鼓之音頗調悲，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茶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瀛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綾從行。紅綾曰：「主自一月不逸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位料。」紅綾曰：「某雖賤品，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輿土，卽數百年勳業盡矣。」紅綾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乞放某一到魏郡，石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白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卽待某却迴也。」嵩人筮曰：「不知汝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綾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閤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鬢攢金鳳釵，衣紫紺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候。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皎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卽紅綾迴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

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魂那
 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轟。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
 其左扉，抵其帳。寢見田親家翁正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髮包黃縠，枕前一七星劍
 劍前仰開一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
 心豁於生前，回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檢縱，祇益傷嗟。時則臘炬光燧，燼煨侍
 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斫而鐮之；或手持巾拂，疑而伸者。某拔其簪珥，糜其襟裳，如
 病如斃，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鷄
 動野，斜月在林。身喜往還，頓忘於行役。咸知酬德，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
 入危邦，經五六城，冀減斗爰，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
 自元帥頭邊獲一合，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疑疑。
 使者以馬過扣門，井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
 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給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

之首領，繫在恩私，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守膺指使，敢姻親役當奉殺，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宅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綫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歷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癘，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司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而氣稟賊星，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親待有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安謀。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使當道迹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駢，乃廣爲餽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諸座客冷嘲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綫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按明刊五朝小說，載此篇，而下題楊巨源撰。說者本之。其實此文，已收入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五，下注出甘澤謠。則當署袁郊矣。明人刻書，不稽所出，妄題撰人，如此類者甚多。詞人引用，遂多歧誤。是小說雖屬小道，固不可不訂正也。紅綾串，盛傳於唐元明以後，播諸歌詠。清樂鈞、古芝山館詩集，有詠紅綾詩曰：『田家外宅男，薛家內記室。鐵甲三千人，那敵青衣一。金合青生年，牀頭子夜失，強鄰魂膽消，首領向公乞。功成辭羅綺，奇氣洵無匹。洛妃去不還，千古懷煙質。』當可作本傳論贊也。

原书空白页

傳奇

說劍攝

按傳奇三卷，唐裴劍撰。唐志著錄子部小說家類，而下注高駢從事。宋志亦著錄，卷數與唐志同。劍事跡不見史傳。計有功唐詩紀事六十七云：「乾符五年，劍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史。題石室詩曰：『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尙留今日翠，高岷猶寓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猿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滄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時高駢爲使，時亂矣，故劍詩有願到滄溟之句，有徵旨也。全唐文八百五，錄裴劍又一篇，稱「劍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後官成都節度使副使，加御史大夫。」此劍官職之可考者也。惟其書盛傳於趙宋之世，故宋人輒曰唐人小說之妙，及神仙說書之事，概稱之曰傳奇。陳振

孫直齋書錄解題，既取此書入小說類，并云：「尹師魯初見范文正岳陽樓記，曰：『傳奇體耳。』」文體隨時，理勝爲貴，文正豈可與傳奇同日語哉？蓋一時戲笑之談耳。觀於振孫辨駁之語，則宋時鄙薄之辭，又可概見。晁公武稱：『劉爲高駢客，故其書多記神仙恢譎之事，駢之感於呂用之，未始非裴劉輩導腴所致。』云云。是又以高駢之感溺神仙，歸罪裴氏，雖爲宋世著錄家一時推測之語，然其時士夫崇道之心理，與其抨擊誕妄猥瑣之小說，不能兩立，卽就晁陳二氏之言，從可證矣。惟劉於唐末之時，文采典瞻，擬諸皇甫枚蘇鶯之倫，未能軒輊。今其書既不可見，卽就太平廣記所錄諸條觀之，文奇事奇，藻麗之中，出以綿渺，則固一時鉅手也。今從廣記中錄出數篇，以備唐人小說一種。惟聶隱娘一篇，袁郊甘澤謠亦收入，或係楊撰集之誤。今仍從廣記錄入傳奇，並爲附記於此云。

崑崙奴

按太平廣記校錄

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年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口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麈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妓人監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牛少年勲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嗔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和訪，無問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宮，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謾到蓬山頂上遊，明瑤玉女動犀眸。朱扉半掩深宮日，應照瑤芝雪鬢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

崔奴磨勒，顧盼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饗以酒肉，至三更，攜鎗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內，止第三門。榜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環翠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問然。生遂緩褰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

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籠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石朔方，士人擁旄，過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帶鉛華，心願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鐘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繡，被面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才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為僕，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小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先為姬負其囊囊，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牛與姬而飛出，峻坑十餘里。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遠密，肩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擊之，無更聲聞，徒為忠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

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梅權，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按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四採此條。明梁伯龍本此作紅綰雜劇，與舊傳紅線女併稱雙紅劇。又梅禹金亦有崑崙奴雜劇。

聶隱娘

按太平廣記校錄

聶隱娘，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遂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卻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誦經念咒，

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請。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人石穴中，嵌穴數十步，寂無人。猿穴極多，松蘿益遂。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隳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刺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麝，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白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限，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人曉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窺，未忍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胸後，藏匕首，而無所傷。要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數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言。

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富。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史。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狗。至門遇有鵲。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大彈一丸而斃鵲者。搦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測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乃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狗所之。劉使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收布囊中。見二紙。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有人織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箱。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遇。』劉聽之。到四更。郤盧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粘粘兒來殺某及賊。』

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一變耳。劉洽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穿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入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識其蹤。能從空虛而入，冥然無形而設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繁僕射之禍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潛入僕射腸中，聆伺其餘無逃處。」劉如言。至三更，眼目未熟，果聞項上窸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樹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覩其土，果有匕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聘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魏，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統軍，隱娘亦鞭駟而一至京師，柩前，憫人而去。開成年，呂奇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鶴如故。語縱曰：「郎君人英，不合過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

甚信，遺其繒綵，際娘亦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際娘矣。

按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四探此條。清尤侗本此作黑白衛。衛俗好蓄驢，故人以驢爲衛，劉昌裔唐書一百七十有傳。

裴航

據太平廣記校錄

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僱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逢而會面焉。因賂侍妾烏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仕，久而無答。航數詰烏煙。煙曰：「娘子見時，若不聞，

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醴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烏煙召航相識。及襄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鬟髻，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矚眙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乘官而幽杪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爲心耳。」航曰：「不敢。」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烏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歲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騎羆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烏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出形，意無蹤兆。遂飾鞋歸轆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卜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耕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儻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夫人許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藍橋之下，出雙玉，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氳，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帘，覩一女子，露鬟境英，春融雪彩，臉膩玉鬢，若素雲，嬌而掩而蔽身，雖紅闌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但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

「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餵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觀小娘子，豈匪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談諧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結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至，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尋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有不札識，衆言為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魏州藥鋪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為書導達。」航魏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十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持之。晝為而夜息，夜則嫗收歸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射室，可慘淒芒。於是航之志愈堅。如此日足，嫗

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輓幛。」途望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人，第連雲，珠屏，見日內有帳幄，屏幛，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姬悲泣，或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後有仙女，鬢鬢寬衣，云：「妻之姝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洛同舟，因而抵襄漢乎？」航深憶，但慙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烟夫人，劉仙君之妻也。」已去。高真，乃王皇之女史。一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終霄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話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積類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憮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滿精溢，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了未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講，但終宴而去。後

世人莫有遇者。

按太平廣記五十探此條。明龍米陵本此作藍橋記。明未餘姚楊乙炯又合裴航崔護事爲玉杵記。

崔煒

據太平廣記校錄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時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醮而覆人之酒甕，當壇者殿之，計其直，僅一絹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承贅疣，人有起井岡艾少許，本子每遇贅疣，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

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贊於耳。焯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請焯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糴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君導之。」焯曰：「然。」任翁一聞，喜歸，禮請甚謹。焯因出艾，一蒸而愈。任翁告焯曰：「射君子瘥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焯因留彼焯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請家帝對曰：「上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志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過矣，求人不得。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耶。」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焯。已潛扃焯所處之室，而焯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焯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焯恐汗流，揮刃搗艾，斷窗樞，躍出，拔劍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焯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迫之失蹤而返。焯雖墜井，爲槁束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

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曰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曰中。她就飲之。燁察她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上憫之！」幸不相害。飲之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燁感蛇之見憫，欲為炙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燁乃燃艾啓蛇而炙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為便。遂吐徑寸珠，酬燁。燁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以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緝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燁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石門，門有金獸環，洞然朗。她低首不進，而卸下燁。燁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鏡，為房室。當中有冠纒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月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蚊龍氣鳳龜鯉鸞雀，皆口噴出香煙，芳芬翳。傍有小池，砌以金壁，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牀，咸飾以犀象，下有琴瑟笙簧，鼓祝敵，可勝記。燁細視手背，尚新燁，乃恍然莫

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如君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謂焯曰：「何崔子擅入皇帝宮耶？」焯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焯曰：「既是皇帝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焯吹楊鼓琴，焯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焯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焯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末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焯曰：「田夫人淑德，光耀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下諱桓，昔漢初亡齊而居存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焯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俄人問入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

一丈夫，衣冠儼然，執人半，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舍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一女酌醪飲叱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叩頭，退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字，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賜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魏之，亦有詩繼和，寶珠之惠，已齎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叱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險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咸君拂拭，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山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晨，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

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使，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謂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自南越上趙佗，象中來，不然者，不合。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其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船，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參一室。胡人遽泛船歸大食去。煒得令，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觀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綴及廣其字，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仵器之墓耳。」又登越王臺，觀先人詩云：「護井闌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草多年無了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上者，主者曰：「徐人夫紳，因登此臺，感花侍御時故事，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

日，遂粵潔香饌甘醴，留蒲潤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深。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諠，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土，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干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土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石烹鄺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一，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姬耳。又曰：「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一婦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望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按太平廣記三十四探此條。

三水小牘

皇甫枚撰

按三水小牘，唐皇甫枚撰。兩唐志未著錄。宋陳直齋考錄解且小說類，始載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枚遵美撰。（文獻通考，枚作牧。清聚珍本亦同。）馬氏經籍考宋史藝文志並載之，卷數與直齋同。明楊儀有二卷本。姚咨於嘉靖甲寅，從楊寫福後十一年，秦汴據以鈔本。天一閣書目所載之二卷本，卽此書也。清乾隆間，盧文弼刻入抱經堂叢書。阮元學經堂外集又據錢曾影寫姚本入錄。近人繆荃孫復據盧本，而校以廣記，積談助，說郭，說海，并輯逸文十二條，刊入雲自在齋叢書。皆二卷本也。宋時既稱三卷，今只一卷，知此書在明時，已佚其一。繆氏益以葺補，雖未能遽復舊觀，然已十得六七，在今日當以此本爲最完善。皇甫枚生平頗晦。且齋書錄解題，僅云：

「字遵美，天祐中人。三水者，安定屬邑也。」亦不詳其他。惟就本書考之，知枚於唐懿宗咸通末年，曾爲汝州魯山令。（繹本卷下夏侯禎贊女神一條。）是年，由汝入秦。（繹本卷上王辛冲登華山蓮花峯一條。）光啓中，僖宗在梁州，秋月，枚赴調行在。（繹本卷下高平縣所見一條。）枚著籍三水，而汝墳溫泉，復有別業。（繹本卷上冠蓋山獲古銅斗條，又卷下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一條。）其平生行事，可考者只此。惟姚合秦泮並稱：「枚於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手紀咸通中事，而爲此書。」今本無考。故盧抱經疑舊本原有枚序，否則姚比無從知之。顏以未見爲憾。然嘉靖間文籍尙繁，姚或別有探獲，不必定出自序。果其有之，以姚齊之媚古成癖，秦泮之搜探逸文，（姚秦二本，並出於海虞楊夢羽家藏本。姚錄於嘉靖甲寅。秦刻於嘉靖甲子。前後相距只十一年，序不當亡佚也。又秦序云：「余錄得三水小牘八則，又從古今說海得七則。及得海虞楊議部夢羽二卷，似乎已備，及檢通考，知尙亡一卷。」是秦尙嘗致力搜探矣。）當不致輕於割棄，可斷言也。至唐天祐庚午，唐已亡四年，

晉時猶稱天祐。枚旣旅食晉汾，無復眷顧汝墳之意，其不肯奉梁正朔，自屬素心。清風亮節，固在羅昭諫諒致光之間矣。今細釋其書，雖多紀仙靈怪異，而每及義烈，亦復懷懷有生氣。（盧文弔序云：「書中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妻崔氏，殷保海妻封夫，皆凜凜有生氣。郟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卽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公傅長樂老相似，垂誠亦深矣。」）是於侈陳靈異之餘，隱寓垂誠之旨。至文辭雅飾，不失唐人軌範，又未可以猥瑣誕妄視之也。今遂錄數則，俾資賞翫。喜治唐說部者，欲窺其全，則繆刻尙存，取而覽觀可也。

王辛冲

據水三小廣校錄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人冬。冬十二月，宿於華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口：「去秋有士人王辛冲者，來自大姥，云遊涉石山，

亦。漢。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伺。〔續談助作候。〕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句。之。程。既。上。當。鑄。煙。爲。信。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續談助作佇立。〕數。息。間。有。白。煙。竅。起。蓮。花。峯。〔海。祕。之。不。言。後。二。句。而。辛。冲。至。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山。尋。微。徑。至。迷。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垂。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葛。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句。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菌。苔。方。斃。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滅。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鑄。火。焉。而。循。池。散。花。探。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鏗。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辛。冲。〔原本。作。雲。據。續。談。助。校。改。〕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辛。冲。盡。以。逆。葉。鐵。舟。鐵。〔原本。無。上。鐵。字。據。續。談。助。校。增。〕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尙。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按此文敘辛冲登蓮花峯一節，令人神駭。華山有三峯：卽蓮花，玉女，松檜也。太平御

覽三十九引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此文或因此而夢想實境，或果有其人其事，皆未可知。然境固奇絕矣。唐人寫華山者，以昌黎南山詩爲鉅製。後則明洪武間有崑山子城遊華山詩百五十首，（列朝詩集甲集十六選錄）頗能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又昌黎後一人而已。

王知古

據明鈔原本說部校錄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人親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昭亭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絜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念，而酷虐於原，巨賞狎於月冠，片寵於於絲幘，魯而三年人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而上下京。懿宗授之左藏衛人將軍，而直方飛丹心黃，莫親徵追之職，往往設置樂於通

道，則犬彘無遺。威變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鞞殺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爲昭平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竊走者，見皆誡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涉儒術，而數奇不中右官選，乃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聞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觀其利曠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宵晨興，獄舍無煙，愁雲塞壘，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啟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所寒有難色。直方顧謂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臂而去。出長夏門，則氍毹始零，山闕寒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回轡宋之獵，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霞開雪晝，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矢。須臾省暍，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傍徑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荆半，試長嘯，有炬火甚明，仍依積雪光而赴之。復

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闌，倚壁橫互，真北風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達旦。無何，小驢頓料，聞者覺之，隔壁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於崆峒，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挾馬，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關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聞關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於內。」知古雖愧傷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候。少頃，有乘靈炬自內至者，振鐃於關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他語，一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於山藪，接軫豺狼所噪，石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鑾檻宏敞，帷帳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陳方丈之饌，酌胎飭腴，窮水陸之美。保母亦時來相勑，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肖金干奇標，既富春秋，又深操履，斯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為求諧對久矣。今夕，獲遇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

在。未知雅抑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過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強宗，瞻以佳耦，則生平所志，畢有斯乎？」保母喜，謔浪而入白，復出，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乘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路，止不遠；白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囑而已。」知古馨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漚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金鳧趨，俛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暎。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盟彼靈襟，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燎法宮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屣，以休既解麻衣，皂袍見，保母謂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游所熟石，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能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

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無啓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乘猛炬，曳白楮而登階。知古僵僵，避於庭中，四顧遑謝，臂言狎至，俾得出門。既出，已柵門闔扉，猶聞喧嘩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相久之，將歸，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辮赴之。至則輪租車方餒牛附火耳。詢其所，則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樽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情慙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肉者，享以巨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則尋雲中月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於茂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殼弓以待。內則不蘊荷鋸，且掘且燻。少焉，有羣狐突出，焦頭爛額者，冒羅罽挂者，歷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三人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無張公之寫袍，則強死於穢獸之穴也。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宴集中，博一渤海徐公，為余言之。豈曰諧怪，以撫實，故傳

之焉。

按太平廣記四百五十五引此文，題曰張直方。明人叢刻，有改題爲靈狐記者，則因事命題，非其舊也。今不取。

步飛烟

續明鈔原本說書校錄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飛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毬，其韻與絲竹合。公甚嬖之。其比鄰大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纒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飛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人之闈，以預告之。闈有釋色，復爲厚和所動。乃令其妻伺烟，問處，具以象意言焉。飛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殘

題絕句曰：「一觀如城，祝摩心只自猜。不隨滄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
 飛烟。烟。讀。畢。吁。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鄒
 武斗齷，骨非良，凡耳。乃復醉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詩。郎。心
 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分遺家象，臂絨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
 矣。』又以刻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如昔，綵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蝶翼狎俱
 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篇寄綠
 琴。』詩去旬日，門媼復來，象憂過，恐事泄，或飛烟道悔。今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
 紅藏起，螟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人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
 媼來，傳飛烟語曰：『勿，旬日無信，蓋微有不安。』以授象，以迎蟬錦香囊，并碧苔箋，詩
 曰：『無刀，鬥。敷。倚。緜。機。暗。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酒。柳。弱。花。欲。怯。曉。風。』象結錦香
 囊，於懷，細心小，前，恐，月，如，曉，上，疾，乃，關，絲，闌，石，山，城，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
 窺觀，長役夢魂，五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皆以周旋。昨日瑤臺青鳥忽來，殷勤寄

語。蟬錦香囊之贈，芬馥盈懷，佩服徒增，翹翹彌切。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乖和，耗冰雪之
 妍姿，鬱蔥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且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願，甯爽後期。愉悅寸
 心，書豈能盡兼持。斐什，仰繼華篇，伏惟賦賜，凝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
 蛾顰，叩頭爲報烟鄉道，第一風流最損人。」聞媼既得迴報，徑資詣飛烟閣中。武生爲府掾
 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此時恰值入府曹，飛烟拆書，得以款曲尋釋。既而長
 太息曰：「丈夫之情，心火魂交，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碧而孤。
 中間爲媒妁所欺，遂正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明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汎金徽而寄恨。
 豈謂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絳而思飛，諷麗句而日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
 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就殫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
 伏惟特賜吟諷也。」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南浦雙鴛首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
 裏送郎歸。」封訖，召聞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時，以飛烟意稍切，不自持，但靜寶焚香處，
 繕以候。忽一日，將夕，聞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烟

語曰：「值今夜功曹直，可謂良時。」妾後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渝，專望來儀。方可萬重，悉候晤語。」既睡，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飛烟視妝盛服，立於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執自後門入房中，遂背缸解幌，盡纏繞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飛烟執象手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王潔松貞之志，放步如斯。直以則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豈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明託偕過贈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飛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雙飛去入行云。」付闕，仍令語象曰：「賴直兒家有小篇，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姦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

人。知天助。此景物。萬目。詠詠富情。來往便緊。不能悉載。如片者。庶幾無何。飛烟以綉過，揖其女奴，如陰術之，乘間以「公某。公某曰：「汝慎勿揚聲！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仍陳狀請假。遠夜，如常入直，步潛於甲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

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公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色動心動，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為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飛烟暴疾致殞。數日，窆之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自竄於江浙間。洛中才子，有崔李二生，嘗與武掾遊處。崔詩末句云：「恰似傅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悲飛烟，謝曰：「妾親雖不造桃李，而零不遇之。捧君什什，媿抑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名見墜樓人。」其夕，夢飛烟執手而誓曰：「上有百行，君得不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而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隴西李如代之。咸通末，予復代如，而與遠少相狎，故洛中祕事，亦知之。而垣復為手記，故得以傳焉。三水人曰：「噫！豔冶之親，則代有之矣；潔明之操，則人鮮聞。故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為端淑淑女矣。飛烟之罪，雖不可追，察其心，亦可悲矣！」

按繆刻三水小牘，其自序既稱檢續，說郭，說海校得誤處，並補音逸文，而原本說郭載此文，篇末百餘字，並未補輯。蓋說郭正續，清初陶挺本，多不可據。原本流傳亦少。或繆氏校刊時，第據陶挺之本，而未及檢校原本之故也。茲籍據君藏明鈔本，說郭校錄，故與繆刻本，字句間互有異同云。

原书空白页

遊仙窟

張文成撰

隴州李氏平等開沙本校註

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一即此山是也。僕從開隴，奉使河源，嗟命運之速，還歎鄉關之渺。邈張鷟古迹，十萬里之波濤；伯禹遺踪，二千年之坂墮。深谷帶地，鑿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巒巒之勢。烟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目所不見，耳所不聞。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跡罕及，鳥路纔通。每有香菓珍枝，天衣錫鉢，自然浮出，不知從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巖，桃李澗，香風觸地，光彩遍天。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余乃問曰：「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故來祇候。山川阻隔，疲頓異常，欲投娘子，

片時停歇，賜惠交情，幸垂聽許！」女子答曰：「兒家堂舍賤陋，供給單疎，只恐不堪，終無吝惜。」余答曰：「下官是客，觸事卑微，但避風塵，則爲幸甚。」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良久乃出。余問曰：「此誰家舍也？」女子笑曰：「此是崔女郎之舍耳。」余問曰：「崔女郎何人也？」女子答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季珪之小妹，華容婀娜，人上無儔，玉體姿逸，人間少匹，輝輝面子，荏苒長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悼娥宋玉，見則愁生，綠樹青琴，對之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體弱身，談之不能備壽。」須臾之間，忽聞內裏調箏之聲，僕因詠曰：「自隱多姿則，欺他獨自眠，故故將纖手，時時弄小絃。耳聞猶氣絕，眼見若爲憐。從渠痛不肯，人更別求天。」片時，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面非他舍心，心是自家心，何處關天事，辛苦漫追尋！」余讀詩訖，舉頭門中，忽見一娘半面，余卽詠曰：「欽笑偷殘豔，含羞露半層，一眉猶巨耐，雙眼定傷人。」又道婢桂心報余詩曰：「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須漫相弄，幾許費精神。」於時夜久更深，沉沉不睡，彷徨徬倚，無使披陳，彼誠既有來意，此間何能不答！遂申懷抱，因以贈書曰：「余以

少。媛。聲。色。早。暮。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蜀。郡。他。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佩。未。甚。關。懷。合。慙。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賤。賤。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頰。孰。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大。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國。傷。心。千。迴。撲。鏡。洛。川。迴。雪。只。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擊。禪。履。忿。秋。胡。之。眼。描。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狂。虛。當。白。玉。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閑。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美。容。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曾。飲。炭。腸。熱。如。燒。不。憶。吞。刃。腹。穿。似。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故。相。逢。却。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者。得。見。其。儀。豈。敢。論。其。萬。一。書。達。之。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過。人。余。史。又。贈。詩。一。首。其。詞。曰。今。朝。忽。見。裴。妻。首。不。覺。慙。慙。着。心。口。令。人。頌。作。許。叮。嚀。史。家。太。尉。難。步。守。端。坐。刺。心。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

許太難生。沉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眠，朝朝無便投膠漆。闌裏華開不避人，閉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心更覓新。莫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著人。祇可倡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身？少時坐睡，則夢見十娘，驚覺覆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復何可論！余因乃詠曰：「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真。誠知腸欲斷，窮鬼故調人。」十娘見詩，並不肯讀，卽欲燒却。余卽詠曰：「未必由詩得，將詩故表情。聞渠擲入火，定是欲相燃。」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裏拈衣。核形覩影，富階正履。余又爲詩曰：「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障劃然卷，羅帷垂半敞。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豔色浮粧粉，含香亂口脂。簪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裏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曠曠眼子長長聲。巧兒僞來鑄，大得畫匠迎。生摸不成相，著未相識，傾城復傾國。迎風皺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面拾取，頰裏芙蓉堪摘侍，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心肝恰欲摧，踴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開。鬢疑絨女留星去，眉似姮娥送月

來。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婆娑返却迴。余遂止之曰：「既有好意，何須却入？」然後遂邁。邁而，姁姁向前。卜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小低頭，盡禮而言曰：「向見榕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卜娘曰：「向見詩篇，謂『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僕因問曰：『主人姓望何處？』夫主何在？」卜娘答曰：「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執成大禮，隨父住於河西。蜀牛狡猾，屢侵邊境，兄及夫主，乘從戎身死寇場，榮魂莫返。兒年十七，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醮。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別宅於此，積有歲年。室宇荒涼，家途蕭索，不知上客從何而至？」僕斂容而答曰：「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居蟬居，歸則五車，卿相鳴鑄，食鼎積代衣纒，長戟高門，因循禮樂。卜官堂構不紹，家業淪胥。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鉅鹿侯之子，不能京俗，河隄下寮，井隱井遁，道適鸚鵡之間，井吏井俗，出入是非之境。曾因舉使至此間，卒爾乾預，實為傾仰。」卜娘問曰：「上客見任何官？」卜官答曰：「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百員，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勅授

關內道小縣尉，見宛河源道行車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遑留處。十娘曰：「少府不因行使，豈肯相顧？」下官答曰：「比不相知，闕爲參展，今日之後，不敢差違。」十娘遂回頭喚桂心曰：「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下官遂巡而謝曰：「遠客卑微，此間幸甚。才非賈誼，豈敢昇堂！」十娘答曰：「向者承聞，謂言凡客，拙爲禮貶，深覺面慚。兒意相當，事須引接。此間疎陋，未免風塵。入室不合推辭，昇堂何須進退！」遂引入中堂。于時金臺銀闕，蔽日干雲。或似銅雀之新開，乍如靈光之且敞。梅梁桂棟，疑飲澗之長虹；反宇雕甍，若排天之矯鳳。水精浮柱，的鑲含星；雲母飾窗，玲瓏映日。長廊四注，爭施飛珮之椽；高閣三重，悉用琉璃之瓦。白銀爲壁，照曜於魚鱗；碧玉緣階，參差於鴈齒。入穹崇之室宇，步步心驚；見儼闕之門庭，石石眼矜。遂引少府升階。下官答曰：「客主之間，豈無先後？」十娘曰：「男之女禮，自有尊卑。」下官遷延而退曰：「向來有罪過，忘不通五嫂。」十娘曰：「五嫂亦應自來。小府遺通，亦是周匝。」則遣桂心通，暫參屈五嫂。十娘共少府語話片時，須臾之間，五嫂則至。羅綺繽紛，丹青嶙峋。裙前席散，髮後龍盤。珠繩絡翠衫，金薄塗丹履。余乃詠曰：「奇異妍

雅，貌特艷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華開，似鬪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嚙。真成物外奇稀物，實是人間斷絕人。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迴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絨成錦袖，黼麟兒。刺繡裙腰，鸚鵡子。別處盡開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雅妙，行步絕姓舞。傍人一一丹矚，作婢三三綠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王釵。相見既畢，五嫂曰：『少府跋涉山川，深疲道路，行途屆此，不及傷神。』下官答曰：『僊俊王事，豈敢辭勞。』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真成好客來。』下官曰：『昨夜眼皮瞞，今朝見好人。』即相隨上堂。珠玉驚心，金銀曜眼。五彩龍鬚席，銀繡綠邊氈。八尺象牙床，綉綾帖薦。梅車等寶，俱映優曇之花。瑪瑙真珠，並貫顏梨之線。文柏榻子，俱寫豹頭。蘭草燈心，並燒魚腦。管絃寥亮，分張北戶之間。杯盞交橫，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讓，俱不肯先坐。僕曰：『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請主人先坐。』五嫂為饒劇，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須作主人公。』下官曰：『僕是何人，敢當此事。』十娘曰：『五嫂向來戲語，少府何須漫怕。』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須身當。』五嫂曰：『只怕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大

笑。一時俱坐。卽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擊一人鉢，可受三升已來，金鈿銅鑲，金盞銀盃，江螺海蚌，竹根細眼，樹癭蠅肝，九曲酒池，十盛飲器，鶻則兕觥，犀角，麝匙，然置於座中，杓則鴉頂鴨頭，汎汎焉浮於酒上。遣少婢細辛酌酒，並小首先提。五嫂曰：「張郎門下賤客，必不肯先提。娘子徑須把取。」十娘則斜眼伴瞋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會些頻頻相弄！」五嫂曰：「娘子把酒莫瞋，新婦更亦不敢。」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五嫂曰：「胡爲不盡？」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爲顛沛。」五嫂罵曰：「何由巨耐？女婿是婦家狗，打殺無文，終須傾使盡，莫漫造衆語！」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罪過。」因迴頭熟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少府公乃是仙才，本非凡俗。」下官起謝曰：「昔草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昂山濤之妻，琴壁知阮籍爲賢人，誠如所言，不敢妄德。」十娘曰：「遺綠竹取琵琶彈，兒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乃詠曰：「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開情，迴身已入抱，不見有嬌弊。」十娘應聲卽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相撩撥，嬌從何處來？」下官當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觀十娘

面，如今乃始見十娘心，足使班婕妤好扶輪，曹大家闈筆，豈可同年而語，其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抄詩訖，十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妙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人同白鶴。」下官曰：「十娘非直才情，實能吟詠，誰知玉貌，恰有金聲。」十娘曰：「兒近來患嗽，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五嫂笑曰：「娘子不是故誇，張郎復能應答。」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語，元來無次第，請五嫂當作酒章。」下嫂答曰：「奉命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曰：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十娘即遵命曰：「川開雕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漚有遊女，不可求思。」嫂曰：「折茲如之何？匪斧不斲。娶妻如之何？匪媒不。」次，五嫂曰：「不見復開，泣涕漣漣，及見紅關，我笑裁言。」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次，下官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曠日。」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理，俗諺曰：「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遠之有！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併在衷，莫怪向者頻燈戰，良由待伴乍心虛。」

十娘曰：「五嫂詠筭，兒詠尺八。」眼多本自令渠愛，口少由來每被侵；無事風聲徹他耳，教人氣滿自填心。」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無處不佳；此是下恐預聞高唱。」少時，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鱸條，西山鳳脯，鹿尾鹿舌，乾魚炙魚，鴈醃荇菹，鶉臛桂糝，熊掌兔脾，雉脾討唇，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能窮。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飯。下官曰：「向來眼飽，不覺身飢。」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僕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十娘問曰：「若爲賭宿？」余答曰：「十娘輸，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則共十娘臥一宿。」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使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娘與少府作消息。」下官起謝曰：「元來知劇，未敢承望。」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睷，手子腥膻，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箇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詠局曰：「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腳，然後勒前腰。」十娘則詠曰：「勸腰須巧快，捺脚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

下官處時復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語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十娘佯作色噴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盼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何因眼脈朝來頓引？」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兒復何曾眼引？」五嫂曰：「娘子不能新婦自取。」十娘答曰：「自問少府，兒亦不知。」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箇動君心？」下官謂：「性貪多，欲兩華俱採。」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夢，遊蜂入紫房。人今總摘取，各著一邊廂。」五嫂曰：「張郎大貪生，一箭射兩鵝。」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竟兩都虛失。」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免入狗突裏，自來飲食，知復欲何如？」下官即起謝曰：「乞漿得酒，奮來伸口，打兔得聲，非意所望。」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調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處談道兒一錢不直。」下官答曰：「向來承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清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妄事加諸，忝預人流，鑿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少時，飲食俱到，薰香

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肉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城南雀噪之禾，江上蟬鳴之稻，糝臘雉臠，醃醃鵝炙，堪下肥脆，荷間細鯉，鴨卵照躍於銀盤，麟脯豹胎，紛綸於玉爨，熊腥純白，蟹膏純黃，鮮鱸共祖，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蒲桃甘蔗，柄棗石榴，河東紫鹽，嶺南丹橘，燉煌八子柰，青門五色瓜，太谷張公之梨，房陵朱仲之李，東王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南燕牛乳之椒，北趙雞心之棗，千名萬種，不可具論。下官起謝曰：「子與夫人娘子，本不相識，暫緣公使，邂逅相遇，玉饌珍奇，非常厚重，粉身灰骨，不能酬謝。」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親。幸願張郎莫為形跡。」下官答曰：「既奉恩命，不敢辭遜。」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轉眼，時復偷看十娘。十娘曰：「少府莫看兒！」五嫂曰：「還相弄！」下官詠曰：「忽然心裏愛，不覺眼中憐，未開雙眼曲，直是寸心偏。」十娘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梁眼見，誰道報心知！」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思眼即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十娘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眼，副著可憐心？」于時下嫂遂向菓子上作護警曰：「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棗。」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

卽分梨。下官曰：「勿遇深思，一生有否。」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捺。」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十娘詠鞘曰：「數捺皮應絨，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卽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慧，張郎亦復太能。」下官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卻。」五嫂曰：「何爲卽休？」下官詠曰：「向來知道徑，半平不忍欺，但令守行跡，何用數圍碁。」五嫂詠曰：「娘子爲性好圍碁，逢人剩戲不尋思，氣欲斷絕先挑眼，旣得連罷卽須遲。」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余詠曰：「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爲不暇全露齒，請爲暫嘲眉。」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當時有一破銅炭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炭他，卽今形勢冷，誰肯與相和。」下官詠曰：「若冷頭而在，半平不熨空，卽今雖冷惡，人自覺殘銅。」衆人皆笑。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蕭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箏，葉仙八鼓瑟，王女以竿支鶴，俯而聽琴，白魚蹠而感節，清香叨曉，片時則

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大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
 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大能作舞，勸作一曲。」亦不辭懼，遂即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向子，妬殺陽城，蠶歎容儀，迷傷下蔡。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欲似蟠龍宛轉，野鶴低昂，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盼，異種嬌姑，緩步急行，窮奇迭罄，羅衣熾耀，似彩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洛浦愧其山雪。光前黠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希見。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爲水，霹靂之後難爲雷，不敢推辭，定爲醜拙。」遂起作舞。桂心哇哇然低頭而笑。十娘曰：「笑何事？」桂心曰：「笑兒等能作百聲。」十娘曰：「何處有能？」答曰：「若其不能，何以百獸率舞？」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是風凰來儀。」一時大笑。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少郎須顧。」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遂舞，若詞曰：「從來巡邊四邊，忽逢兩箇神仙，眉上冬人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石千處嫵媚，萬石萬處噴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過與黃泉。」

又一時大笑，舞畢，因謝曰：「伊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情乖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下官答曰：「十娘面上，井春翻生柳葉。」十娘應聲曰：「少府頭中有水，那不生蓮華？」下官笑曰：「十娘譏警，異同著便。」十娘答曰：「得便不能與，明年知有何處。」於時硯在床頭，下官因詠筆硯曰：「摧毛任使點，愛色轉須磨，所以研難竟，良由水太多。」十娘忽見鴨頭鑄子，因詠曰：「嘴長非爲嘲，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翻。」五嫂曰：「向來大大不遜，漸漸深入也。」於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燕子，聯翩幾萬迴，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十娘詠曰：「雙燕子，可事風流，即令人得伴，亦不相求。」西巡到十娘，下官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樽，深淺任君行。」十娘詠燕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伸頭，從君中道歌，到底即須休。」下官翕然而起，謝曰：「十娘詞句，事盡人神，乃是天生，不關人學。」五嫂曰：「張郎新刊，無可散情，且遊少園，暫過候抱。」其時園內，雜果萬株，含青吐綠，叢花四照，散

紫翻紅，激石鳴泉，疏巖鑿磴，無冬無夏，嬌鶯亂於錦枝，非古非今，花魴躍於銀池，婀娜蒼茸，清冷颼颼，鵝鴨分飛，芙蓉間出，大竹小竹，誇潤南之千畝，花合花開，笑河陽之一縣，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赫赫山楊，箭幹稠於董澤，余乃冰花曰：『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爲交暫折，擎就掌中石。』十娘冰曰：『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卽今無自在，高下任渠攀。』下官卽起謝曰：『君子不出遊言，不勝娘子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園，日藏梅花匿，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杳樹嶺，卽是桃花源。』十娘詠曰：『梅蹊命迨士，桃澗佇神仙，荷魚以大劍，新龜類小錢，水滸唯見柳，池曲且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前。』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對花林，露淨山光出，池鮮樹影沉，落花時泛酒，歌鳥感鳴琴，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裏，翻入客懷中。』五嫂卽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於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冰曰：『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

都慮少物華，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化。衆人皆拊掌而笑。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絃而倒。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夫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護短長，一床無兩好，半醜亦何妨。」五嫂曰：「張郎射長壕如何？」僕答曰：「且得小鬪爭而已。」遂射之，三發皆透遮齊，衆人稱好。十娘詠弓曰：「平生好須弩，待挽則低頭，聞君提快，再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幹全不到，抬頭則大過，若令躡下入，百放故籌。」於時日落西澗，月臨東渚。五嫂曰：「向來調謔，無處不佳，時既曠黃，且還房室，庶張郎共娘子安儻。」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盃酒，房中小小，何暇忽忽。」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屏風十二扇，畫都五三張，兩頭安彩幔，四角垂香囊，檳榔萱，蔻子，蘇合綠，沉香，絨文安枕，席亂彩，疊衣箱，相隨入房，異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臺，翡翠生金履，帳口銀鵝裝，牀頭玉獅子，十重蛩，巨氈，八疊鴛，絨被，數箇袍袴，異種妖嬈，妾質人生，有風流本性，靛紅衫，窄裏小擱臂，綠袂帖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投和香燒，妍華天性足。

由來能裝束，斂笑正金釵，含嬌累繡紉，樂家安稱梳髮紉，京兆何曾畫眉曲。十娘因在後，沉吟久不來。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僕問曰：「且來披霧，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蓬中失藉，十娘何處漫行來？」十娘回廊笑曰：「星留織女，遠處人間，月待姮娥，暫歸天上。少府何須苦相怪！」於時兩人對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一憐深，但當把手子，寸斬亦甘心。」十娘飲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解事在，未肯輒相瞞，徑須剛捉著，遮莫造精神。」余時把著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焦，若爲求守得，暫借可憐腰。」十娘又不肯，余捉手挽，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強邀入。」十娘久聲成笑，婉轉入懷中。當時腹裏顛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但若得口子餘事不承望。」十娘嘆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迴。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口子。」口子鬱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頰疑鑽破。五嫂詠曰：「白隱風流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拒得，伴作不禁他。」

十娘曰：「昔日曾經自弄他，今朝并復從人弄。」下官起，落請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即道，請五嫂處分。」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余因詠曰：「藥草俱膏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箇物，不道自應知。」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卽今輸口子，餘事可平章。」下官斂手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參差；十娘憐愍客人，存其死命，可謂白骨再肉，枯樹重花。伏地叩頭，懇懃死罪。」五嫂因起謝曰：「新婦會聞緣，因針而達，不因針而纏；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以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臥去也。」於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照，兩邊明。十娘卽喚桂心，并呼芍藥，與少府脫鞵履，疊袍衣，開幃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綬被，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襪。花容滿面，香風裂鼻，心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禪，交腳翠被，兩唇對口，一臂枕頭，拍榻奶房間，摩挲神子上，一啜一意快，一勸一傷心，於裏縷麻，心中結線，少時眼花耳熱，兩眼筋舒，始知相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迴相接，誰知可憎病鶴，夜半驚人，薄媚狂雞，三更唱曉，遂則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官拭淚而言曰：「所恨別易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

不敢稍停；每一尋思，痛深骨髓。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曰：「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知聞，大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少時，天曉已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歔歔，不能仰視。五嫂曰：「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自割捨。」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十娘乃作別詩曰：「別時終是別，春心不似春，羞見孤鸞影，悲石一驗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五嫂詠曰：「此時經一去，誰知隔幾年，雙鳧傷別緒，獨鶴慘離絃，怨起移醒後，愁生落醉前；若使人心密，莫惜馬蹄穿。」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愁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雙鳧忽異林，慙慙惜玉體，勿使外人侵。」十娘小名「瓊英」，下官因詠曰：「卞和山未斷，羊雍地不耕，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十娘聽聲詠曰：「鳳錦行須贈，龍梭久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下官罷然，破愁成笑，遂喚奴曲琴，取「相思枕」留與十娘，以爲記念。因詠曰：「南國傳椰子，東豕賦石榴，聊將代左腕，長夜枕渠

頭。十娘報以雙履，報詩曰：『雙鳥乍失伴，兩燕還相屬，聊以當兒心，竟日承君足。』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并附詩曰：『仙人好負局，隱士屢潛觀，映水菱光散，臨風竹影寒。月下時驚鶴，池邊獨舞鸞，若道人心變，從渠照膽石。』十娘又贈子中扇，冰曰：『合歡遊瑩水，同心待華闕，蠅蠅如朝風，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排空發，希君掌中握，勿使思情歌。』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及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因報詩曰：『今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掛渠冠。』更取滑州小綾子一疋，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烏子，施羅巾，皆自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慙慙移數來，莫作浮萍草，逐浪不知迴。』下官拭淚而言曰：『犬馬何識，尙解傷離，鳥獸無情，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十娘報詩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下官詠曰：『人去悠悠隔兩大，未審迢迢度幾年，縱使身

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十娘詠曰：「大厓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翹羽爲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手子而別。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沉影滅，顧瞻不見，側愴而去。行到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心慟慟而靡託，旣恨恨於啼，又悽傷於別。鵲飲氣吞聲，天道人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去日一何短，來宵一何長，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寬衣，朝朝帶紱，口上唇裂，胸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踏坐桐琴，涕血流襟，于思競起，百慮交侵，獨嘯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覓十娘兮斷知聞，欲聞此兮腸亦亂，更見此兮惱余心。

接張文成遊仙窟一卷，唐時流傳日本，書凡數刻，中上向無傳本，河世寧曾據之以補全唐詩，楊守敬始著錄於日本訪書志。治唐稗者，始稍稍稱焉。余舊藏鈔本，卷首有「平不爲關」及「忠州李士葵隨身書卷」二印記，尾有「壬午三月，借遵義

黎氏影寫本，重校。『小字一行，乃知此本爲芋仙舊藏。芋仙與繩齋有縞紵之雅。黎氏在日本，刻古逸叢書，嘗以初印本寄李，李累索之，不以爲貪。則此本原鈔，或卽出諸黎氏，未可知也。』原鈔卷首題樂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世因定爲唐張鷟所撰。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人。兩唐書並附見張鷟傳。鷟兄時，夢紫文鸞，其祖謂是兒當以文章瑞朝廷，因以爲名字。調露初，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八舉會登甲科，大有文譽。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呂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庶選萬中。時目爲「青錢學士」。』然性褻躁，不持士行。姚崇甚薄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貶嶺南。旋得內徙，入爲司門員外郎。卒。鷟卜筆敏速，言頗談諧，大行於時。後進莫不傳記。新羅日本，東夷緒番，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貝，以購其文。惟浮黠少理致，論著亦率訛。燕穢（以上摘兩唐書本傳。）大唐新語亦稱鷟後轉洛陽尉。故有冰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尙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云云。今鷟書之傳於今者，有龍筋鳳髓判及

朝野僉咸而遊仙窟一卷無傳其目亦不見史志及諸家著錄然據兩唐書既稱日本新羅爭傳其文而新語詠燕與龍筋鳳髓之作浮豔鄙倍與此篇辭旨正復相同據此則遊仙窟之出於張鷟當非僞造也惟寧州襄樂縣尉結銜兩唐書無可考者作著字古人雖有常道將舉陽志之例亦非習見其異國流傳不無歧異然徵諸史籍不能無疑姑附存卷末以備詰為傳奇其淵源固有自也

又按遊仙窟不傳於中國至日本人推重其書則自唐以來迄今弗衰故文學蒙其影響其流傳日本之年歲可考者據慶安五年（清順治九年）刻本前有文保三年（元延祜六年）文章生英房序有「嵯峨天皇書卷之中撰得遊仙窟」之語日本嵯峨天皇當唐元和長慶間則是中唐時此書已流傳日本矣惟日本最古之萬葉集卷四有大作家持贈坂上人戀歌十五首辭意多與此書相同後人評論如「契沖阿闍梨遂斷為出於遊仙窟前乎此者尙在山上德良沈疴自哀文亦引遊仙窟云「九泉下人一錢不值」山上在聖武天皇天平之世此文為山上末年之作

正當唐開元二十一年。是此書於開元張鷟尙在之時，即已傳至日本。又早於嵯峨天皇八十餘年。此徵諸萬葉集可信者也。竊意張氏此書當爲早年一時興到之作。當時有無寓意，今不可知。惟日本當趙宋南渡之時，有西行法師傳鈔之唐物語一書，其第九章述及遊仙窟本事，定爲張文成愛慕武則天而作。平康賴寶物集卷四亦云：「則天皇后，高宗之后也。遇好色者張文成，得遊仙窟之文。所謂「可憎病鶴，夜半驚人」，卽指當時之事也。」云云。日人幸田露伴著蝸牛庵夜談，頗疑此爲蓮花六郎之傳訛。因易之昌宗姓張，而二人之父爲張行成（按易之昌宗爲張行成之族孫，非其父也。易之父，名希臧。見兩唐書。文成恰有遊仙窟之文，遂牽合而有此一段傳說。固不足深信者也。至其書辭旨淺鄙，文氣卑下，了無足取。惟唐人口語，尙賴此略存。日本當朱雀天皇承平天慶中（朱雀天皇後唐長興二年立。）源順奉醍醐天皇第四公主勳子內親王之命，謀集倭名類聚鈔二十卷，雜引尙書，詩，禮，爾雅，說文，方言，釋名，廣雅，玉篇，唐韻，史，漢，白虎通，山海經，文選，本草，彙名苑，辨色立

成，楊氏漢語鈔，四聲字苑諸書，而遊仙窟亦引用在內。則日人於欣賞文藝之餘，又兼取其名物有裨考訂者也。唐人著述，日就湮沒。此書雖爲猥瑣之小記，治唐稗者，要未能廢。其名物見採於源順書中者，今據元和三年（後水尾天皇年號）當明萬曆四十五年（那波道圓活字本倭名類聚鈔，逐條摘錄於下。俾未見源順書者，得覽觀焉。

窮鬼

遊仙窟云：窮鬼。（師說伊岐須大萬。）——鬼魅類第十七——

古老

遊仙窟云：「古老。」（和名於歧奈比止。）今按云古老，又一云老舊。

一云日本紀云老宿。——老幼類第十九——

顏面

四聲字苑云：「顏（五姦反，訓與面同。）眉目間也。」遊仙窟云：「面

子。」（師說加保波世，一云加保豆歧。）——頭面類第三十——

眼皮

遊仙窟云：「眼皮。」（師說萬比歧，一說萬奈古井。）——耳目類第

三十一——

眦

廣雅云：「眦（有諧反，才賜反，和名萬余之利。）目裂也。」遊仙窟云：「眼尾。」（師說訓同上）——耳目類第三十一——

腰

說文云：「腰（於宵反，或作腰，和名古之。）身中也。」遊仙窟云：「細細腰支。」（師說古之波勢。）——身體類第三十四——

手子

遊仙窟云：「手子。」（師說云：「太奈須惠。」）——手足類第三十八——

牙牀

遊仙窟云：「六尺象牙牀。」（楊氏漢語抄云：「牙牀久禮度古。」）——坐臥具類第百八十八——

筵

說文云：「筵（音延，和名無之呂。）竹席也。」遊仙窟云：「五綵龍鬚筵。」（今按俗又有九蝶筵，依文名之。）唐韻云：「席（音與藉同，訓同上。）薦席也。」——坐臥具類第百八十八——

壘子

唐式云：「飯和羹，壘子各一。」（楊氏漢語抄云：「壘子字流之沼。」）

利乃佐良。』遊仙窟云：麟脯豹胎，紛綸於玉壘。』（今按以玉爲壘

子也。）——漆器類第二百二——

魚條

遊仙窟云：『東海鱸條。』（魚條，讀須波夜利。本朝云，楚割。）——

魚鳥類第二百十二——

雉脯

遊仙窟云：『西山鳳脯。』（音甫。師說保之止利。俗用于鳥二字。）——

魚鳥類第二百十二——

驛

遊仙窟云：『雉驛。』（音翠。師說比太禮。）說文云：『驛（今按如許

慎說者，俗所謂阿布良之利是。）鳥尾肉也。』——羽族類第二百三

十二——

鱸

孫面切韻云：『鱸（側持反）魚名也。』遊仙窟云：『東海鱸條。』鱸

讀奈與之。——龍魚類第二百三十六——